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紅樓圓夢
第十三回 無可奈何羅巾忿縊 似曾相識團扇羞遮

且說薛蟠到了家中，只見箱籠齊開，東西都亂烘烘的堆著，氣得目瞪口呆；雖把家人打的打，罵的罵，終然無益；只得到賈府告訴。寶釵聽了歎口氣道：「我早慮及此，只好等妹夫回來。」不一時，寶玉朝回，聞知此事，不勝詫異，一面即傳大班兒上及坊役，一面設酒與薛蟠解悶。恰好門上來回：「大班傳到。」寶玉便將此事告知，諭令上緊緝捕。該班不敢怠緩，先向薛宅家人切腳。薛家將小馬係蔣琪薦來，昨晚又來和他說話告知。他們就去找蔣琪。蔣琪雖極力分辨，那裡放得他過，竟把他軟禁起來，著他要人。誰知隔了一日，卜世仁聞得此事，又遞上一呈，說設謀騙了金子百兩。這遭琪官受累了，一物是交與他手裡的，推到那裡去？坊裡審時，就要動刑，幸他伶俐，看光景不好，情願代完，於是押了。將一切衣飾變賣，連屋子都抵給他，還不及十分之五，只得立限比追，頭限還支吾過去，後來這毛筍老頭的味道又要嘗了。那時，襲人這房子已封，只得寄住花自芳家，自己衣食不週；琪官的班房使費漸漸都沒了。琪官左思右想，除寫了一張冤單，敘了苦情；又一張遺囑，說，襲人原係賈府舊人，叫他依舊投靠去。捱到人靜，就將茜香羅汗巾自盡了。襲人得信，趕去哭了一場。送殮已畢，衙門裡又來著家屬追尋。花自芳只得與妹子商量，過了出殯，便將衣服漿洗漿洗，僱乘驢車投奔榮府後門來。

後門外依舊十幾副擔子，在那裡賣吃的、賣耍的。許多小廝們哄著，但多而生，襲人不便去問。忽見一老婦拄拐而來，襲人記得王善家的，忙去問好，並告知要到薛奶奶那裡，不知近日在園中、在上房的話。王善家道：「薛淑人住居不定，我也找不著；況此刻府裡總是郡主做主，找他也不中。我去年為你們琪官的事，打了四十板不算，還發在淨軍所當差，幾乎命都送了，此刻才饒了回家。我還敢管這閒事麼？」襲人再四央他，他想了想道：「也罷，這裡柳老大你認得他的，他燒香也將回來，你央他同進去還可——他是柳姑娘母親，又救郡主回生的功臣，現在總理府中一切，就是賴媽媽、林媽媽還打後呢。

你等等兒罷！」說罷，自去了。

襲人無奈，等了一會，只見一輛飛簷後檔車趕進，後門旁的小廝都站起來。那車趕至庭心裡，車夫吆喝住牲口，把踏腳凳放下，跳下一個十四五歲小丫頭來，將凳踏住，扶下一位半老佳人來。襲人看時，人是柳嫂子是誰？正要迎上去，只聽柳嫂子道：「呀！花姑娘幾時來了？為什麼不進去？」襲人忙抱腰，告訴他原故。柳家道：「事都知道，可惜來得不巧，郡主不在家。」襲人就說要見薛淑人的話，柳家的道：「那屋裡我不大去。你既來了，且到你妹妹屋子裡去見見舊時姊妹，吃了飯，叫他們送你去就是了。」

兩個拉手到怡紅院門口，柳嫂子道：「五兒，你一個舊姊妹來了。」五兒道：「請進來罷！我占住手呢。」小丫頭看見，打起軟花簾子請進去。只見中間陳設著五色琉璃寶雲鼎，左首一架玻璃洋畫自鳴鐘，右首一隻霽紅瓶，供著五色牡丹。炕上鋪著大紅顧繡枕墊，八把椅子，一色元青緞墊。襲人想起初到怡紅院裡，是第一個人，他們都要聽我指揮，如今他們這樣風光，我倒弄得進不得，退不得。正在暗泣，五兒、芳官已從房裡出來說：「我道誰？原來是位大老前輩來了。」只見五兒穿著洋翠羽緞盤金線一裹圓鵝黃襯衫，大紅灑花袂褲；芳官穿著粉紅緞三藍繡花一裹圓月白襯衫，宮綢灑花袂褲，多是珠翠滿頭，十分富麗。彼此拉手問好，坐下。柳嫂子便說：「我有事，失陪。」去了。

襲人便向五兒說來意，央他幫襯。五兒道：「這個自然，但此刻郡主北府裡太妃有病未能即回，且等兩日罷！」襲人又說先見太太及薛奶奶的話。五兒道：「那容易，你且吃了飯再說。」一面吩咐傳飯，一面叫請四位姑娘，說有一位舊姊妹來了。去不多時，紫鵲和四兒先兒瀟湘館來見了，隨後玉釧、鶯兒也來了，大家說了別後情事。襲人又提及見太太的話，鶯兒道：「吃了飯，我同你去。此刻他們都在上房不得閒，但事情總要郡主回來做主。」

正說著，吳登新家的要上來向紫鵲回甚話。紫鵲道：「今兒初一，已交了印了，回五姑娘罷！」吳家的遂向五兒道：「現在薛太爺要下天津去，刑姑奶奶及璉二奶奶兩分壽禮請姑娘配好，發出帶去，省得又差人。」五兒點了點頭，襲人問：「怎叫做交了印？」鶯兒道：「我告訴你，此刻府裡郡主一人做主，派我們按月分管。他和芳妹妹，及柳妹妹都與郡主生死因緣，派他三人為正；因玉姐太太的人，我賣姑娘的人，四兒妹妹是芙蓉仙的人，分派為副。」襲人道：「你們倆我還明白，四妹妹怎麼是芙蓉仙的人？」紫鵲道：「郡主說，四兒品格宛似芙蓉仙；況又同時無罪被攆，晴妹妹成了仙，就算他副手了。」

說著，飯已端來：四盆四碗，小吃在外。襲人久沒有這樣氣概，便覺盛設了。

剛剛吃完，林之孝家來回道：「此刻刑部裡發下兩個女犯來，說是我們這裡舊人，特發來為奴的。」五兒道：「這又奇了，是誰？你且傳他來見見。郡主來，好回。」林之孝家答應去了。玉釧道：「你到外面問去罷。撞著熟的，我恰難為情。」

五兒把嘴一努，小丫頭忙把一張馬踏椅放在門外。剛坐下，二人已進來了：蓬頭赤腳，衣服破碎，在階沿上碰頭。五兒問年長的「你是誰？」他道：「奴才是鮑二家的。因鮑二闖在盜案裡頭，故把奴才入官的。在路上見過二奶奶及邢姑奶奶，還賞了幾兩銀子。」五兒命他起來，又問年輕的是誰？好面善。那人道：「小的是二姑娘房裡的桂花兒。陪嫁到孫家去，姑娘沒了，孫姑爺收了奴才。沒幾時，又不要了，把奴才賞給趙家李十做小。此刻李十亦已正法，故一起發來的。」五兒聽了一言不發，歪在椅上有個把時辰，桂花跪的雙膝生疼，連林之孝家也站不住了，五兒才道：「候郡主回來發落。」打簾子進來，芳官道：「你不是瘋了？襲人姐要到上房去，你坐這一晌，做什麼？五兒道：「你那知道，他就是桂花兒。那年，他見了你給我的玫瑰露瓶，他就告訴林家的，幾乎當賊賊辦。今日這樣還算以直報怨呢！」

鶯兒便同襲人到上房來，從綴錦閣過，只見燈燭輝煌，告訴他道：「我就是晴雯妹妹的仙祠。如今太太都去行香下拜，好體面！」襲從道：「這癆病死的鬼，倒還靈麼？」鶯兒道：「很靈。前兒傻大姐從這裡過，幾乎拿了去呢！」說時，已到寶釵上房，鶯兒回了，襲人就跑下去寶釵一把拉住道：「這事全是我誤了你，怎麼好？惟有求太太竭力和郡主說，設法兒才安。」一面命他坐下，又說了些話。只見麝月進來，彼此問好，就說：「太太聽得玉釧姑娘說你來了，很牽你，叫你就過去。」